

血劍屠龍

曹若冰著

保樹編

第二集



内 容 提 要

血旗！血帖！！血轿！！！

一顶血轿纵横天下，风声鹤唳，武林不安，朝野惊恐……

阴阳两界，敢于在杀人之前，先示“血旗”“血帖”，警告对方；血轿一到，人头落地，从未失手，古往今来，纯属少见……

血轿主人到底是谁？是否是要斩尽杀绝！

因三百年前，为争夺血魔王之“血剑”“血书”，武林展开了一场血腥屠杀，空前浩劫。血轿主人徐不凡便是在这场劫难中，惨遭屠杀人之一。同时他的父亲徐全寿，在朝中被奸党所害，以欺君之罪满门抄斩……

徐不凡命不该绝，在无根大师拯救下，拜师学艺，艺成戴血轿重出江湖，武功高不可测；更有情真意切的姑娘——断肠人相助，深仇大恨，笔笔清算。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那怕是阴曹地府，也难逃出血轿追杀……

本书情节新奇，表现手法奇异。用超现实主义的合理想象，把人世与阴间，狼与人魔幻般的结合在一起，使新派武侠小说更具有神奇的色彩，可读性更加强烈，是一部耐人寻味之作。

第一四章 断魂桥上断魂人

十里坡，是一条长达十里的长坡，长坡的尽头，便渐渐进入崇山峻岭。

四骏抬着血桥，另四骏护在轿旁，王石娘、高天木在前开路，二老殿后，正行在一条松柏参天交抱，不见天日的林荫山道上。

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，谁都不愿想交换的事，却又不能不想，想来想去，结果还是想不出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。

毕竟，血书、血剑太重要了。

褚鹏举的文件、书信是老魔祸国最直接的有力证据。

但是，书、剑、文件再重要，归根结底是身外之物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徐不凡的生命。

石娘娘实在憋不住了，首先打破沉默：“主人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究竟作何打算，应该及早有所决定。”

徐不凡的声音，在轿内说道：“保护血书、血剑、文件、书信的第一，我个人的生死存亡第二。”

天叟丁威紧走几步，上前说道：“老奴斗胆直言，应以公子的安全为第一。”

徐不凡以坚定的声音说道：“国家存亡事大，个人生死事小，绝不能因为我个人的贪生怕死，而将前人的宝物拱手送人，让老魔湮灭证据，逍遥法外。”

王石娘悲声说道：“文件、书、剑固然重要，但总有失而复得的机会，主人的贵体一朝被毁，就可能永无回复之

日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我宁愿永远飘浮寰宇，神游太虚，也绝不能让老魔称心如意。”

“兹事体大，希望主人慎重。”

“我心意已决，你们都不必再多言。”

徐不凡心意坚决，大家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，前面的松柏也更加繁密，山路渐行陡峭、狭窄。

走在最前面的高天木，忽然返回来说道：“主人，钟雪娥找你。”

徐不凡一怔，道：“她？找我作甚？”

“钟雪娥说有重要的事跟主人谈。”

“她在那儿？”

“就在左前方山腰的一棵大松树上。”

徐不凡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吧，大家在此歇着，我去会会她，看她又在变什么花样吧。”

飘出血桥，飞向左前方，果然有一棵大松树的粗桠上发现钟雪娥，她正手托香腮，斜倚树干，作沉思状。

徐不凡无声无息的落在她一侧，登时为她丰满的体态，沁人欲醉的少女香气迷住，此刻，二人近在咫尺，如想掀起她的绿纱，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，可谓易如反掌，可是，徐不凡乃谦谦君子，却不屑为。

钟雪娥似乎下意识的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大对，道：“喂，徐不凡，你到底到了没有？”

徐不凡的声音说道：“不敢劳姑娘久等，在下早来了。”

听声音，就在面前二尺之处，在感觉上似乎已闻到少男身上特有的气味，钟雪娥吓了一跳，拉紧面上的绿纱，惶声

说道：“你真坏，来了也不说一声，差点把人家吓死。”

“你的胆子挺大的，怎么可能把你吓死？”

“才不呢，小时候见到老鼠，我都会全身发抖。”

“起码，你今天的勇气够大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还敢约我相见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对我有成见。”

“不是成见，是事实。”

“什么事实？”

“抢去伪诏，就是事实。”

“我不抢先，很可能落在别人手中，你想要，随时都可以和我谈条件。”

“抢夺血剑，如何解释？”

“别误会，我只是好奇，想看一看，并无抢夺之意。”

“今日断魂桥之会，最初传话的人就是你，又如何自圆其说？”

“这是奉命行事，在金衣使者的陪伴下，我只好照实传话，未敢多置一词。”

“掌劈巧云姑娘也是奉命？”

“我恨她！”

“你与上官家有仇？”

“凡是喜欢你的女人我都恨。”

“钟雪娥，别死心眼，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结果。”

“当你有求于我时，就会有结果。”

“我宁愿不要伪诏，放弃从你口中查出老魔的身份来历，也不会接受你的敲诈勒索。”

钟雪娥换了一个站立的姿势，移动一下枝桠上的位置，

娇滴滴的说道：“不凡，今天约你来，可不是为了跟你吵架，别谈这些伤感情的事好不好？”

“那要谈什么？”

“谈谈今天的事，你作何打算？”

“我还没有决定。”

“希望你接受我义父的条件，把你自己的身体换回来。”

“是老魔叫你来当说客？”

“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片善意。”

“善意？哼，你真会选字眼，我信不过。”

“我义父手段毒辣，说一不二，得不到血书、血剑、文件、书信，他百分之百会将你的身体毁掉。”

“就算肝脑涂地，我也不会屈服在他的淫威下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来？”

“我来是想取老魔的性命。”

“他神功盖世，天下无双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“还不曾认真打过，鹿死谁手，尚在未定之天。”

“唉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固执，固执的可爱复可恨，须知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盼能三思而行，勿将性命当儿戏，我走了。”

跳下大松树，没入密林中。

徐不凡望着她逸去的方向，心头一片迷蒙，是敌？是友？是情人？还是冤家？交往越久，越是摸不透她，聪明如徐不凡，竟也弄不懂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
回到原处，继续前行，群山夹缝中，一道急流飞泻而下，水势湍急，浊浪排空，声如百猿齐鸣，势若万马奔腾。

溪畔双峰对峙，相距十丈有余，上有吊桥一座，交通两

岸，桥面甚窄，仅可容二人擦肩而过。

将血轿停在桥头，徐不凡飘忽而出，道：“这大概就是断魂桥了，好一个天险之地。”

高天木上前说道：“奴才已查问过附近樵夫，这正是断魂桥。”

“四衣卫的人怎么还没有到？”

到了，徐不凡的话甫出口，对岸已有了动静，黑衣人依旧黑巾蒙面，走在最前面，依次是钟雪娥、二名金衣使者、四名银衣使者、八名铜衣使者，人数不算多，却是四衣卫的精英。

另外还拖来一副黑漆棺材，棺材头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以及很多画有符咒的封条。

黑衣人当桥而立，洪亮的声音震荡群山：“徐不凡，看不透你还是个信人，果然依时赴约。”

徐不凡同样声洪气壮：“与人约，言而有信，这是我徐不凡一贯的作风。”

“东西带来没有？”

“不带来如何赴你的约？”

“哼，谅你也不敢不带来。”

“我的臭皮囊在那里？”

“棺材里。”

“好地方，人活百岁，最终还是要进棺材，你拖过来吧。”

“没那么容易，交换的地点预定在这边。”

“我不吃这一套，除非你过来，否则免谈。”

“徐不凡，你不过来老夫就将棺材推下断魂河。”

“你不会，你还想钓大鱼，敲竹杠，赎回你的罪证，不然早下手了，何须等到现在？”

徐不凡聪明绝顶，早将他的心态摸得一清二楚，心意坚决，寸步不让，黑衣人纵有满腹诡计，却也奈何不了他。

双方漫天喊价，就地还钱，经过一番争执、折冲，最后将交换的地方定在断魂桥的中心点。

黑衣人，带着一名金衣使者，拖着棺材，上了断魂桥。

徐不凡，领着王石娘，提着一口皮箱，也上了断魂桥。

双方在相距不到一丈的地方停下来，黑衣人双目电转，寻来寻去，始终没见到徐不凡的踪影，一脚踩住棺盖，道：“徐不凡，你在那里，棺材内外皆有禁制，旁门左道绝对走不通。”

徐不凡道：“我就在你对面，不近也不远，偷鸡摸狗的勾当还从来没有干过。”

“哼，你要是敢乱来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”

脚上加力，整座吊桥立即摇晃不止，令人动魄惊心。

徐不凡道：“上有危桥，下有急流，你倒真会选地方？”

黑衣人干咳两声，阴恻恻的笑道：

“断魂桥上欲断魂，断魂河中水呜咽，天鹅不渡，天鸭不游，这是老夫为你特选的葬身之地。”

“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，好风水应该留给自己——奇怪，怎么没见你的干儿子钟玉郎呢？”

“他昨夜酒醉，至今未醒。”

“我想起一件事来，你干儿干女姓钟，你也应该姓钟才对，却想不起普天之下，有那一位姓钟的，足可以权倾天下，左右朝纲？你是褚鹏举的叔父，是姨表？还是姑表？”

“一表千里，别扯得太远，血书、血剑等在哪里，先让老夫瞧一瞧！”

“瞧瞧可以，但徐某不保证一定跟你交换。”

命王石娘打开皮箱，血书、文件、书信全部在一起，黑衣人不由自主的向前冲两步，王石娘关好皮箱，蓄势以待，徐不凡横剑桥中，以防万一。

黑衣人沉声说道：“怎么少了一把血剑？”

呛！呛！徐不凡拍拍剑鞘，道：“血剑在徐某手中。”

“老夫为何看不见？”

“剑未出鞘持在幽灵手中，你自然看不到。”

“拔出来，老夫不见兔子不撒鹰。”

“血剑一出，无血不归，还是不看为妙。”

“不见血剑，你就休想还魂复活。”

“好吧，死在血剑下，你也许会觉得体面些。”

铿锵！银虹一闪，剑光如血，高悬在断魂桥的上方，阳光照射之下，光芒四射，宛若一串明珠，黑衣人忍不住赞了一句：“好剑！”

徐不凡振剑在空际划了半个圆弧，道：“阁下，我那具臭皮囊你也该亮相了吧？”

黑衣人犹豫了一下，连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退后两步，与金衣人合力打开棺木，金衣使者动作好快，一支剑以闪电的速度，抵住棺中人的心口。

黑衣人右手五指箕张，抓住棺中人的脑袋壳，立即抬头扬目，见血剑仍在丈许之外，这才大放宽心，道：“徐不凡，看清楚，一条命换四样东西，你一点也不吃亏。”

王石娘凝神注目，一看，再看，三看，明明是钟玉郎，

那里是徐不凡。

徐不凡怒喝一声，血剑平举，遥指着黑衣人，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拿你的狼儿子来鱼目混珠？”

黑衣人最怕的就是棺木一开，徐不凡乘虚而入，是以一抓住人头，先看血剑的方位，根本没有看清楚棺中人是谁，经徐不凡这么一说，低下头来看时，果不其然，躺在棺中的真的是烂醉如泥的钟玉郎。

这事太出人意表，齐皆目瞪口呆，黑衣人没有理由，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徐不凡如果找到自己的躯体，早已还魂复活，又何必玩掉包的把戏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如坠入五里雾中。

黑衣人怒气冲天的大声喝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

断魂河上，朗朗空际，传来一个祥和爽朗的声音：“是我，无根和尚。”

无数道眸光，循声望去，山腰突出一石如盘，石上生一蟠龙老松，无根大师就在松下打坐，飘飘若仙。

黑衣人马上说道：“你把徐不凡的臭皮囊弄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在这儿！”

随着这一语声，山石之上丢下一个人来，黑衣人反应敏捷，当即冲天而起，双手十指如钩，鹰指功早已叫足了十成劲，迎着徐不凡的躯体冲上去。

可是，他再快也快不过幽灵，二人相距三丈时，徐不凡已还魂入窍，血剑俯冲而下，直贯天灵。

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刻，一冲一迎之间快如电闪，仅仅一霎眼的工夫，双方便已互拆了十好几招。没有人看得清二

人是如何出手进招，更无法分辨谁胜谁败，好像纠结在一起的两条龙，难分难解。

彼此势竭飞回断魂桥，徐不凡左肩头一片殷红，被鹰指功伤了皮肉，黑衣人右边的袍子少了一大块，是血剑的杰作。

飕！飕！衣袂飘拂声此起彼落，不少人在空中大翻斤斗，王石娘将皮箱扔给八骏，飞到黑衣人身后去，想将棺木截下，却被金衣人抢了先，拖下断魂桥，另一名金衣使者东施效颦，窜到徐不凡后面去，被高天木堵住，拖棺木的金衣使者回过头来，也将石娘娘搁下来。

六人三对一言不发，早已干上了，本已摇摇欲坠的断魂桥，怎禁得起地动天摇，哗啦啦的一声，从中腰折，坠入断魂河。

这六个人都不是简单人物，桥未断时，已拔空而起，在空中展开一场恶斗，根本无视排空浊浪，无情急流。

桥面已断，二老八骏、钟雪娥、四衣卫纵有一千一万个驰救之心，却无从援手，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，不是被杀，就是落水作波臣浪鬼。

空中过招，全凭一口丹田真气，功力再深的人也不可能长久停留，王石娘、高天木、二名金衣使者，相继力尽而下，惊险万分的落在断桥上。

王石娘落在四衣卫这边，金衣使者已弹身上了桥头，她却必须返回血轿那边去，眼见距离太远，已超出她轻功的极限，徐不凡又不准她随便施展法力，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不顾一切的飞过去。

离对岸还有两丈，王石娘便力尽而坠，高天木猛的箭射

而出，托了她一把，二人双双落在断桥上。

二老八骏高兴的直鼓掌，另一名金衣使者也从这边飞回对岸去，眼看力尽气竭，坠入洪流。

钟雪娥好点子，适时丢下棺材盖，借力弹起，有惊无险。

黑衣人与徐不凡称得上是盖世奇才，武林翘楚，很会利用过招时所产生的力道，使身子保持不坠，仍自缠斗不休。

只见血光一闪，徐不凡挑他蒙面黑巾，黑衣人仰身避过，飞起一腿，徐不凡挺剑再进，黑衣人已先一步的游到左侧，一把抓住他的左肩。

徐不凡猛觉一阵急痛攻心，左铁臂内的尖刀闪电冒出，在黑衣人的右腰上划下一道血口，紧接着血剑回旋，疯狂斩下，黑衣人如不撒手，徐不凡的左臂固然必废无疑，黑衣人也断掉一只手。

情势十万火急，谁也没有工夫多思量，全凭本能反应，黑衣人攻出一掌，撒手倒纵，徐不凡打出两支袖箭，也倒转回来，落在断桥上。

徐不凡的左肩头多了五个血窟窿，最后又挨了一掌，胸中血气翻腾，急忙服下一粒灵丹，以资抑制。

黑衣人的伤情较轻，除右腰刀伤外，左大腿上中了一箭，落身断桥后，随即拔出，投入断魂河中。

喘了几口气，黑衣人目注蟠龙老松，扬声说道：“无根和尚，听说你几百年前便已金盆洗手，封剑江湖，现在还算不算？”

无根和尚心平气和的道：“除了火眼老道等少数几个老怪物外，老衲从来不向后生小辈出手。”

“如此甚善，老夫今天要将徐不凡埋葬在断魂河。”

黑衣人老奸巨滑，先拿话扣住无根和尚，免去后顾之忧，话一说完，随又腾身而起，直飞徐不凡立身的断桥。

石娘娘、高天木睹状大骇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同声说道：“主人，让我们两个来对付他？”

“我们从不以多为胜。”

“我俩轮番上阵好了？”

“他找的是我，还是由我自己来！”

徐不凡发出一声狮子吼，疾迎而上，就在靠近这边的河床上方，与黑衣人正面相逢，当下“龙飞凤舞”、“开天辟地”、“旋转乾坤”，一下子就将血剑三绝招全部施展出来。

血剑威震武林，江湖称尊，至今仍无出其右者，虽说徐不凡初学乍练，火候尚差，依然凌厉无匹，锐不可当。

尤其是黑衣人自视太高，轻敌冒进，离开自己的地盘太远，犯了兵家大忌，当他发现徐不凡剑招诡异，心知情势不妙时，已失去了主动先机。

适才两度交手，都是仓促应战，短兵相接，徐不凡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，现在好不容易占得上风，自然不肯放松，第一招被他险险避过，第二招削下他的一片衣袖，第三招一出，黑衣人再也不敢恋战，身子一拧，倒头飞窜，疾如殒星奔马。

徐不凡追了丈许，忙又折转回来，黑衣人距离太远，却回不去了，还是一名金衣使者与钟雪娥，在途中拽了他一把，才勉强返回对岸。

黑衣人原以为十拿九稳的事，结果白白饶了徐不凡一条

命，自己竟连个屁也没捞着，恶狠狠的瞪了刚酒醒的钟玉郎一眼，迅即率众离去。

徐不凡、王石娘、高天木弹身上岸，无根和尚也从山腰上下来了，三人同时跪倒在地，向师父请安。

无根大师将大家拉起来，笑道：

“不凡，老衲说过，你的仇人中多得是厉害的角色，黑衣人只是其中之一，可能还有更扎手的人物，假如今天不是拜断桥之赐，黑衣人不曾太轻敌自信，稍微谨慎一点，你很可能就会吃大亏。难得你得到血剑，又学会血剑三绝招，宜勤加磨练，以期更上一层楼。”

“是，师父！”

徐不凡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孩儿知道，以我目前的功力，还不是黑衣人的对手，三百招以外，必然亡命溅血，日后自当力争上游，以底干成。今天若非你老人家适时赶到，徒儿还不了阳，固然势成定局，连血剑、血书也很可能全保不住。”

无根大师看看徐不凡的伤势，见服药后已无大碍，心下稍宽，道：

“这次你能死里逃生，实在幸运，老衲所以能掉包成功，也完全是得力于另外一个人的大力帮忙，日后见到人家的时候，可别忘了代为师的致谢意。”

徐不凡追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她自称断肠人。”

“哦，是她，我见过她几次。”

“为师的听说，江湖上出现一位年轻的女侠，叫古月蝉，功夫十分了得，是火眼真人的徒弟，火眼老道还成立了一个

火焰教，是否确有其事？”

“这是事实，火焰教来势汹汹，似乎很想在江湖上闯一个局面出来。”

“要小心，火焰教的人最好敬鬼神而远之，少惹他们，火眼牛鼻子最是爱护羽毛，难缠难斗，芝麻大的一点小事，就会找上昆仑山，与老衲没完没了。”

“徒儿知道，你们已经大战九十九次，师父胜五十场，败四十九场，火眼真人为此一直耿耿于怀，亟思扳回。”

僧、道斗法的事，无根亦津津乐道，闻言满面春风，颇为自得。

徐不凡忽然想起血魔王托付之事，及常小琬的下落，道：“师父，有一位眇目神尼前辈，你老人家知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眇目神尼、火眼道人、以及老衲无根和尚，在百年前的武林同道中，一向以僧、道、尼三家并论，惟神尼生性孤僻，喜欢离群独处，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是以知晓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“这位神尼前辈是否常以梅花鹿代步？”

“是呀，老衲的小白鹤、火眼的小毛驴，神尼的梅花鹿，都挺有名的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神尼仍健在？”

“眇目已修成正果，她要是不想死是死不了的。”

“师父快说神尼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远，就在王屋山的玉女峰。”

一听说神尼有了着落，也就等于小琬有了着落，徐不凡心急如焚，恨不能马上就到王屋山。

无根看在眼里，诵了一声佛号，召来白鹤，先行离去。

徐不凡送走师父后，也随即整装就道，直奔王屋山而去。

王屋山在晋南，徐不凡一路南下，在新乡西折，三天后便到达玉女峰下。

玉女峰下有一农庄，约莫住着百十来户人家，徐不凡与二老八骏来至庄前，停下轿子，天叟丁威找到一位农夫，上前很有礼貌的说：“请问老乡，往玉女峰从那儿登山？”

听说有人要登玉女峰，农夫立刻流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，将二老八骏、以及血轿仔仔细细的端详了好半天，才开口说话：“我不晓得，这要问我们族长才知道。”

徐不凡察言观色，觉出事情透着古怪，下轿说道：“可否请这位大哥引见一下你们族长？”

农夫不假思索的道：“当然，凡是要登玉女峰的人，都必须经过我们族长的许可。”

这农庄建造的十分奇特，中间有一座高大宏伟的大楼，四面都是广场，再过去便是农舍，规格相同，排列齐整，像众星拱月一样拱卫在大楼四周，宛若兵站营盘。

然而，农庄内，处处堆满禾秸麦秆，来往的男女老幼亦皆农家装扮，各自挑水打谷，赶鸡喂鸭，毫无异状。

令徐不凡困惑的是，大楼的门楣之上，悬着两支断剑，断剑上拱着一方横匾，上书“断剑”二字。

徐不凡主仆停在大门外候着，农夫进楼去通报，少顷，楼内走出一位同样农夫打扮，年在六旬以上，但眉宇之间精气勃发，华光内敛，神态甚为庄严伟岸的老者。

老者十分客气，老远就拱手打招呼，徐不凡也急急迎上

去，以礼相见，恭身说道：“在下徐不凡，敢问老丈如何称呼？”

“老汉司徒俊德，是本庄的族长，快请入内奉茶，以尽地主之谊。”

“谢了，在下有急事在身，请教几句话就走。”

司徒俊德的目光从徐不凡主仆十一人的身上扫过，落在高挂血轿前面的血书、血剑上，表情全无的道：“听说徐公子要上玉女峰？”

徐不凡道：“是，请司徒族长指点一条明路。”

司徒俊德答非所问的道：“请恕老汉失言冒昧，我可以知道徐公子从那里来？”

“塞外。”

“上玉女峰是为了何事？”

“想拜访一位眇目神尼前辈。”

“徐公子是神尼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并不认识，是想打听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是……？”

“是一个叫小琬的姑娘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……。”

以为是什么，司徒俊德并没有说下去，微顿了一下，指着村东头，继道：

“由此出庄，前面就是玉女峰，顺着山径往上爬，山顶之上有一‘恨天庵’，就是神尼修道之处。不过，山路崎岖，轿子可上不去，就留在小庄好了。”

“不敢劳老丈操心，如有旁的通路，我们宁愿绕道而行。”